

特56
3

館藏書會育教本日天
五 四 二
○ 四 三 九
册 號 架 函

增
史記評林

四十八

第三頁函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二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明治十九年五月七日文部省交付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孔安國曰。免。苟

也。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

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其是言也。法令者。治

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

索隱曰。案鹽鐵論云。秦法密於凝脂。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

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索隱曰。言

則其末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

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茅坤曰。酷吏傳凡十餘人。太史公特以其盜賊滋多。及刑罰之繁。如指掌。或略而傳。反詳。或兩之入錯。附勒。刑戮之繁。如指掌。視思曰。太史公論。不。多。而。意。清。厚。治。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便。得。大。綱。說。到。姦。偽。萌。起。上。下。相。遁。即。借。法。為。欺。而。無。情。實。故。至。于。不。振。及。此。時。非。酷。吏。救。止。安。能。偷。以。頃。之。快。語。勢。不。得。不。然。非。與。酷。吏。也。

董份曰前以孔子
老氏發端故又以
聽訟二語復明其
說此太史照應處
文字之易見者也
按破觚二句師
古云去嚴刑而
從簡易抑巧偽
而務敦厚也

王慎中曰錯非酷
吏比也特借言刻
者之不可為耳

唐順之曰酷吏十
人行多相類而叙
各不同筆力極其
變化
楊慎曰十人只是
一篇文字

凌約言曰十人而
羅刑族者八明著
之示戒也

唐順之曰畫出一
屈強人

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

漢書音義曰觚方。○索隱曰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為圓。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斷離而為朴。○索隱曰應劭云削瑀為璞也。晉灼云周弊也。斷理周弊之俗使反質也。○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

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索隱曰在道。高后時。

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

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郅都者。揚人也。○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郅音質。漢書云河東大陽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揚城。本秦時揚國。漢揚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為揚。唐初改為洪縣。以故洪洞鎮。

為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

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

如廁。○索隱曰案姬生。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臣一姬復一姬。

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

郵都。濟南閻氏。○漢書音義曰閻音間。小兒痼病也。○索隱曰荀悅書音閑。鄒氏劉氏音並。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

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閻氏。首惡餘皆

股栗。○徐廣曰。削。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

余有丁曰按都酷吏也而有言若此君子當不以入廢言

按太史公將叙都獨先嚴酷而必先之以是時民朴畏罪自重句所以深著其失也然都自稱死節官下及居邊終其身匈奴不敢近雁門關則都又酷吏中之賢者矣

按太史公傳十吏相效為酷處首曰獨先嚴酷而次則曰治效到都曰治類成由等曰治酷于禹曰治放郵都曰聲甚于寧成曰治放尹齊曰治盡放溫舒曰治

與官相放曰治大放張湯曰暴酷甚于溫舒節節血脈聯絡總只一篇文字凌約言曰都都能護景帝受百金之賜不私臨江加斧鉞之誅皆太后為之也愛而賞焉似也惡而死焉何哉

按太史公傳郵都為人挿入中間傳寧成為人却提撥在首隨題變化不拘定格按為入小吏四句從郡守畏如大府變來

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歿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郵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賢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索隱曰案中傷之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郵都

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郵都歿不近雁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郵都索隱曰漢書作偶人象案寓即偶也木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為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郵都

寧成者穰人也徐廣曰寧一作甯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徐廣曰一無此字駟案常昭曰言急也索隱曰操音七刀反操執也滑賊任威稍

遷至濟南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而郵都為守始前數都更名都尉若周之司馬尉索隱曰數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郵

按甯成不特廉
弗如都即其歸
家激語視都自
稱之詞文遠甚
矣乃以並列酷
吏則都寬哉

倪思曰成傳皆无
事實空自形容欲
盡得其為人

按為守視都尉
數句又從為小
吏陵其長吏變
來

王應麟曰黯之正
直所謂仁者之勇
也謂之怯可乎周
陽由與黯並言平
其可與黯並言平
汲與同傳猶不可
而以由與黯俱是

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
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歿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

犯法於是上召甯成為中尉正義曰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鳥名也王

辟不祥天子出行職王先道以禦非常故執此鳥

之象因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

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

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歿即歿少被刑而成極刑自

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索隱曰解音

他活反謂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

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索隱曰貰音

也又音勢貸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

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

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族周陽故因

姓周陽氏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

曰周陽故城在絳州聞縣東二十九里

由以宗家任為郎索隱曰宗與國家有外戚姻事

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

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高摠叙酷驕恣所愛者

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

為守視都尉如今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

黯俱為忤漢書音義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

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

書作馮伏

王憇曰可馬安不足言也汲長孺矯矯風力不肯為人下至為周陽由所抑何哉蓋周陽由區賴小人豈蓋遠之非畏之也異日勝屠不堪其侵權遂與之角卒併就戮玉石俱碎良可恨夫

余有丁曰於此又見條侯之長者直宰相之言也

者軾。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蓐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馮音任。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贅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曰音胎。故贅城在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郃國后稷所封。漢釐縣也。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若用廉

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

深。漢書音義曰禹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

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

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傳得相監

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為陵。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

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

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蘇林曰謂傳

以此書易其辭處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

書自證不如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

與前辭同不也。鞫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索

隱曰帝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

獄善。使他官考實也。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鄧展

之故曰傳爰書也。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備。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父歿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

始為諸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

按師古云傳謂傳述若今之遺送赴對也爰易也以文書易其口辭訊考問也鞫窮也謂窮盡之論報謂上論之而後報也劉辰翁曰亦其天資備得之非學力可至使功業則効鼠而已

按元害者猶言莫能破也

凌約言曰諸酷吏之遷秩皆曰上以為能詞婉而意深矣
茅坤曰恭為趙禹張湯兩人共事而兩人各自結局處極工

余有丁曰見文法輒取句最見老吏手段

按陽浮慕之節贊所謂知陰陽茅坤曰請博士弟子補廷尉史是湯巧媚上處

按自上方何文學至神往釋湯所習皆湯多詐無智以御人處所謂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者也唐順之曰此下章法皆整

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帝昭曰為之先後及出為侯大與

湯交徧見湯賚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

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

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

帝昭曰大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

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

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

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已而趙禹遷

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

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

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

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

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帝昭曰始為小吏乾沒

日隨勢沈浮也馴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正義曰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與長安富賈田甲

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及列九卿叔接天下名

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

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索隱曰乃請博士弟子

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均

事也平疑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

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帝昭曰在板絜也正義曰

言上所是著之為正獄以廷尉揚主之明奏事即

法令決平之揚主之明監也

董份曰美惡具見故為實錄

漢書蘇註無主字

按漢書聞作問屬下句讀師古云間謂非當朝奏者

按所治四句從上所愛者數句變來

倪思曰自序疑法即奏事所治即上意即案即下戶截截如老史

按律注釋湯句即贊所謂人主與俱上下

余有丁曰湯自為刻深而導上以寬釋正是他舞文處

閱如森曰獨載上所欲釋亦爭二人卒死他事可知

茅瓚曰所排大臣謂時雖大臣央獄亦為所排難也漢書多巧字非

按兵與賦重民窮奸生此用酷吏之由也一篇根原在此發之

按告緡解見平準書

譴湯應謝徐廣曰應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

賢者正義曰百官表云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即責湯湯應對謝之如上意必引正監等賢者本為臣建議議如曰固為臣議如上

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蘇林曰王坐不用罪常釋

聞徐廣曰詔谷聞也如今制曰即奏事上善之曰

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

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

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

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

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

皆見原釋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

故入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

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

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

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

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

而助親幸出入禁闈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

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

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徐廣

狩二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

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

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

會丁巳平木

酷吏列傳

鉏一本作鋤

凌約言曰每朝奏事天子至為忘食則其言必多可喜太史公寓意深矣

按太史公連曰青湯曰傷湯曰怨湯曰害湯又曰怨之曰患之曰欲階之欲效之又曰有卻曰心望極其形容皆為下文太子果以湯懷詐使使責湯張本

令正義曰緝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筭出一等買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緝出此令用鋤築豪強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在青翟為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賚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

師古曰博士之官皆呼為生

楊慎曰只一狄山寫得情狀迫切可想至斬山頭去痛也故曰自此群臣

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曰障謂塞築城置吏士守之以扞寇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邊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

震懼筆意洋溢矣

凌約言曰太史公從容叙及于田甲而湯愈無所容矣

唐順之曰此漢書趙京兆魏丞相本子也

謂如無姓名上變者

董份曰二詳大案寫湯甚妙

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

時與錢通徐廣曰以利交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

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

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

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

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

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歿

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

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

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外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

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丞相患之三長

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曰朱買臣吳人也此時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

曹州為會稽郡也酷吏列傳買臣買臣

按師古云導擇也
日以主擇米故
日導官時或以
諸獄皆滿故權
寄在此署繫之
非本獄所也

董份曰湯念者亦
佯念也始約而至
主前即反此湯詐
故態然亦用以此
敗

王維楨曰前云湯
為御史大夫七歲
敗中云窮竟其事
未奏末云長史皆
害湯欲陷之此三
節者皆叙事起伏
血脉
按以下叙三長

史欲陷之故甚有條理
茅瓚曰助使人言買臣本不切只欲見買臣所以德助者本讀春秋而以楚詞幸則皆助力也至淮南獄事安得不甚恨其不切中有深意在

按長短句與上讀春秋句皆謂深文勝湯者

按至世又合三長史陷湯計言之與前又相照

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正義曰周末越王勾踐滅吳楚威王滅越吳之地總屬楚故謂朱買臣為楚士深怨嘗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興於六國時剛暴彊人也官行長入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誑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

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正義曰言湯與田信為左道之交故

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素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王簿之

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

簿責謂以文簿次第一責之

有恨意安得不激上之憾哉按師古云八輩簿責謂以文簿次第一責之

許應元曰禹平日不覆案故曰何多以對簿為其自謂如何

按張湯死而其母令無厚葬焉言似聞道者焉知其非為湯計特欲感激君心以快怨哉不然何湯之姦酷母曾不能切責于平時而及其自殺始為是忠怨之言也抑或救正之弗聽徒戮辱以遺親心豈故戒昆弟諸子而痛絕之歟此皆不可知者

董份曰非禹平也乃後來益急反名禹為平耳
茅瓚曰禹酷急而名為平所謂狼而羊也

○茅坤曰幸而改行得以壽終

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二長史也遂自殺湯外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二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温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按師古云少蘊藉者無所容谷也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索隱曰說文縱有姊姁索隱曰李奇音呼子孟康音訓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姁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漢書音義曰姁音煦縱姁名也補上黨郡中令索隱曰案謂補上黨郡中之令失其縣名治敢行少蘊藉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索隱曰蘊音愠藉音才夜反張晏云為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縣無通事舉為第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真法行治不避賢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索隱曰案王太后之女號修成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

晉丁巳平水 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茅坤曰寧成事不
入本傳而以附入
縱傳以容形主也

唐順之曰抑此
段最奇先說寧成
之威然後說縱能
制威猶先說郵都
之威然後說成能
凌都也

董份曰弘過寧成
抑十式亦知大體
者但不能持諫故
史惡之耳

茅坤曰寧成爲酷
吏而縱復破寧成
之家可爲一嘆

牙爪一水作爪
牙

劉辰翁曰昔之猶
民今畏縱之嚴及
爲吏耳且助治公
務以自效

楊慎曰曰重定一
跡曰不寒而栗曰
鷹擊毛摯形容至
骨矣

倪思曰取爲小治
奸益不勝極見酷

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徐廣曰受

淮南王女凌姦客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

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

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

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音義號曰寧

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

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

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

有罪及孔繁之屬皆犇亡徐廣曰孔暴南陽吏民

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牙爪之吏

任用遷爲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

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

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

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

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是日皆報殺

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客猶民佐吏爲治索

口案謂豪猾之人于豫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

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

爲治徐廣曰鷙鳥將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

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温舒爲中尉温舒

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

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

吏之無益人必不
服今日小定明日
即不可行此而誅
之亦不勝也
按漢書以關奉
為人名因惡而
見用見時政尚
刻急也

徐中行曰按縱
為內史道不治上
官縱為威令馬瘦
罪等也乃縱對以
聖體不安臣意不
在馬帝喜而起用
之縱卒以此起上
怒而銜之至東東
帝何察於縱而昏
於縱哉縱蓋不及
於察之狡黠也

余行丁曰自温舒
而下皆張湯故事
也故太史公每曰
事張湯意深至矣
按快其意數句
又從上意所欲
得數句變來

王世貞曰予讀
漢史見其時不專
使之論因而郡國
守相得縱取中官
自決而上温舒長
縱之徒出至其私
馬為上書族捕
郡人千餘家不
日報可流血殷數
十里而日耽耽猶
且恨月行盡也
人主更能之下
產權漢德抑何短
也自非此也亦
人苟有生埋者亦
何可快意而後
之烏在為民牧哉

地言以言言水 卷之三 十一 修來舒痛

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縱
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

索隱曰卒音七忽反。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
道乎。兼之至冬。兼音街。楊可方受告緡。帝昭曰人

出緡者。可方受之。索隱曰緡。錢貫也。漢氏有告
緡令。楊可王之。謂緡錢出等。人有不以錢通者。令
得告也。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索隱曰

可之。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漢書音義
使。揚可王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
為廢格。詔書。州。已成之事。索隱曰。格音閣。棄縱

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温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少時。椎埋為姦。徐廣
殺人而埋之。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

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
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

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
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吏之亦滅宗。以

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時。聲為道不
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

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
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

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
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

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

酷吏列傳 卷之三 十一 修來舒痛

唐順之曰野無天
武之盜此道不給
遺孽文

坤曰温舒殘暴
所不能盡載本傳
者復見之楊僕傳
中

王恭曰以義縱備
畏温舒哉

茅坤曰楊僕不詳
僕本末而特詳尹
亦王温舒及末篇
盜賊滋多之故太
史公重在傳酷吏
不為禮傳也
按陋言温舒為
次作中尉於
楊僕傳見之文

卷之三十一 傳列

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母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
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來漢書作追求索隱曰梨音
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是吾事矣其好

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
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徐廣曰有殘刻

案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
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人作禍敗者而使之
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徐廣曰一關中楊贛成

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歿張湯敗後
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索隱曰茌音仕疑反以刀筆稍遷至御
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

不避資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
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

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温
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
用不足令民出錢數為之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

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
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

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
日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居久之病歿而

温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索隱曰

習丁巳平水 卷之三十一 酷吏列傳

之變化不測類
如此

王整曰豪惡吏變
為方略吏矣

按即無勢數句
又從快所欲非
陸變來

董份曰惡者言以
大熏逼也令人于
孤鼠穴亦嘗火攻
之溫舒不能即會
有勢之家故以詆
下戶而熏逼大家
使之知懼耳
楊慎曰上堂無勢
而有勢者復出于
此情理畢達服中

以下繼而大猾乃
為用文字之織密
眼目之歷落如此

王慎中曰總叙酷
吏之自禍并禍家
國為戒深矣
唐順之曰叙酷吏
死事皆詳

茅坤曰溫舒獨酷
故其受過亦獨慘
按前叙湯處言
用酷吏之由此
叙舒處言用酷

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

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

銛徐廣曰音頃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索隱

購告言姦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

○索隱曰伯阡陌格音村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為

人謂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

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輒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

戶之猾以焄大豪君音熏○索隱曰案熏猶熏炙

逐大姦也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

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

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

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鼎六年

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

通天臺正義曰漢書元封二三年三輔舊而未有人

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

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

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音義

大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

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

婿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

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歟

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歾家

揚慎曰尸去者請齊外而遺命其家潛逃歸葬耳徐廣之說事涉神怪且不達文義
坤曰酷吏為患而盜賊蜂起於是繡衣直指之使出矣
凌約言曰太史公傳酷吏盡載當時所以不近人情流血數里若好窮無以自容者而終之以大群小群輕犯法而不可禁然則國家何事酷吏哉此太史公意也

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歾仇家欲燒

其尸尸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歾未及歿恐仇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自温

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

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

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人亦有姓假者也

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

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歾罪縛辱郡

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

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

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

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

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

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

渠率散卒失亾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

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亾逃也○索隱曰服虔云

沈匿不發覺之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

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王者皆歾其小吏畏

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

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徐廣

曰詐為虛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揚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

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厩丞正義

曾丁巳平木
卷之三十二酷吏列傳
一、參來官義

按此與起語上下相適至于不振者相照應

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温舒為中尉而宜為左內史按温舒未嘗免竹為字是張湯必温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即此時

註鄧下一本無令字

日百官表云大僕屬官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
有大廡各五丞尉也
丞使治王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
者甚眾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
幾二十歲王温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
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
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
為小治辨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
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藏上
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正義曰郿今岐州岐縣北時屬右扶風吏卒
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
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楊慎曰相編即相

按上所欲擠數句即湯傳上意所欲罪所欲釋兩端
論法後上杜周云後主所是疏為令是得卿之說而行之者也後世有謂祖宗不足法者其禍水之流乎苟固罪首而周其醜也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正義曰杜氏譜云字長孺義
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
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人文穎曰邊卒多人也或曰郡縣守
有所亡失也所論殺甚眾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
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
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骨○索隱曰次至也宣為左內史周
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
而陷之上所欲釋者又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
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首義曰以三尺
法律也竹簡書也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
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著為律後王所是疏為令

余有丁白其用意
又好于湯

劉辰翁曰酷吏十
人都斬成斃鉗由
縱棄而湯自殺溫
舒五族乃齊去
滅宜自殺惟杜周
有子孫而湯傳
吏首尾以似
故趙禹卒于張湯
溫舒始于義縱義
縱亦卒于湯僕尹

齊其于齊成杜周
甚于溫舒皆橫行
逆見而心術形勢
時事勝敗民俗情
偽無不可以一目
而得者禹自禹湯
自湯誰不能者

余有丁曰人主與
俱上下謂與入主
俱上下也倒用便
奇
楊慎曰太史公謂
張禹而民不思
一語至矣班固乃
稱其推賢有後力
雪其酷吏之名與
乎太史公之直筆
矣
茅坤曰予讀酷吏
傳諸所刻錄吏民
益不減洪水之災
與秦特一開耳而

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

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

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一歲至舉之廷尉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一歲至

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

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

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

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誡以

不道。索隱曰案大抵猶大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

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

為執金吾。遂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

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三年為御史

大夫四歲太始二年卒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

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

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

然。郅都伉直楊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

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

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

密多。詆嚴官事。漫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

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

以為儀表。其汚者足以為戒。徐廣曰一本方略教

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

酷吏列傳 卷之百一十一 酷吏列傳

諸酷吏十餘人惟趙禹杜周以善終餘皆誅死其且族而仇家為燬其尸今之吏可不戒哉

董份曰前引孔子老氏發端見士德薄刑酷吏必不可為矣而替語又表謂不懲惡不沒善而首尾相應不露于詞讀者自得耳

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控。廣漢李貞檀

傑人東郡彌僕錮項。天水駱壁推減。徐廣曰一作成。索隱曰

推音直追反。減作咸。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

馮翊殷周。馥鷲。索隱曰馥音馥。鷲音至。以言苛酷比之。馥毒焉。水衡閭

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為圓。禁暴不止。姦偽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蒼鷹側視。舞文巧詆。懷生可恃。

權德輿曰。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

死。不枉道以蒞官。無處父之華異。申振之愆。怒而至之邦。必以稱職。其殆古之剛而無

虐。怒而中節者歟。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庭。手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

不綱矣。太史公以都首冠酷吏。豈善善惡惡之義哉。贊述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

補焉

黃震曰。郅都公廉而敢諫。守北邊。匈奴遠却。為治雖尚嚴。首惡之外。未嘗濫及。史氏

顧以之首酷吏。何哉。漢自高帝以寬大立國。其將相大臣。又相繼以清淨為治。至于

文景。其民無不樸畏自重。而都乃獨先之以嚴行法。不避貴戚。其意若曰。不畏強禦

而已。而斬斬無餘味。風俗遂為一變。未幾而

成。以陰劾之資。而効之。自審成趙由之。後。乘多事之衝。而甚之。於是張湯之徒。一

時相率皆務于酷。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推所自來。誰實助之。夫貴戚犯法。而

避之。固不可。然天下獨無中道乎。矯枉一過。其正。其流弊。乃爾。愚故謂郅都非酷吏也。而酷吏實自郅都始也。傳之酷吏之首

庸何辭

凌約言曰。予讀酷吏傳。始悲其人。丁於時而便然。中有受其方略。禁奸止暴。國家賴

刑戮。其貲財巨萬。亦卒歸於國。而已耳。然

則當時之吏也、何庸酷也哉、

增盧璘曰、司馬遷傳漢酷吏凡十人、張湯、杜周在焉、至班固為傳、乃不入、此二人、劉元城謂湯之後安世為相、世多賢者、至光武有名純者、更有聲、固以其子孫賢、故貸之、其并貸杜周者、杜周者、則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果如此、則固之意、勢利之甚、豈為信史、元城又謂遷教臣忠、固教子孝、教忠孝、恐亦不當、如是也、予竊謂固之意、別有在焉、遷好奇之士也、傳酷吏僅十人、蓋惟其酷亦異其才也、而固於十人之中、獨去湯與周、或更論其行乎、湯素不貧、以小吏至三公、死之日有棺無槨、周素貧、初仕一馬不全、死之日家資巨萬、則湯之酷也、以廉、周之酷也、以貪、貸湯者嘉其廉、故別其籍、去周者羞其貪、故削其傳、

一本無下之杜周者三字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二

終田中篤實 同校 關利器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

吳興凌雅陸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竝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

王鑿曰、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於大宛傳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騫所歸為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大宛張騫多自為傳矣、

董份曰、張騫鑿空通道、其事亦有奇者、本欲立傳、而以騫不足立也、政於此發端見之、而下敘騫事、此太史公妙處、

唐順之曰、匈奴傳與大宛傳體異、匈奴一國、而大宛諸國、諸國則錯綜也、茅坤曰、大宛事以張騫身沒後、凡十餘年、而始舉、遷特惡騫始倡、故通篇精神歸騫

一人而諸國中惟通大宛一節得善馬幾
困於中國以此先後情事諸國中以大宛
為結

又曰大宛以西始末如畫而
漢武窮兵實錄猶可攬涕

大宛之跡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

董份曰此傳決非
褚先生所能撰次
王整曰突然起須
如此妙妙

氏南亦至大月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那
國亦名蘇對沙那國本漢大宛國○索隱曰宛音
苑又於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索隱曰陳壽益部
袁反者舊傳云騫漢中
成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

奴破月氏王正義曰氏音支涼甘肅瓜涉等州本
月氏國之地漢書云本居敦煌祈連

間是也以其頭為飲器韋昭曰飲器裨蓋也單于以
月氏王頭為飲器晉灼曰飲

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正義曰漢書匈
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

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遁逃而常怨仇
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

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

使道必更匈奴中索隱曰更音羹乃募能使者騫以郎

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漢書

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索隱曰案謂堂
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

家徒省唯稱堂邑父而經匈奴索隱曰謂匈奴得
略甘字或其姓號也匈奴道經匈奴

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

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

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

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

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

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

按導驛二字觀後書烏孫發導驛送騫過則此驛亦當作驛

董份曰臣大夏而居者言大夏服屬為臣而月氏因居其地也地肥饒亦言大夏故月氏居而安樂之註以為君者非又曰陳湯傳言郅支失國而奔康居與月氏居大夏同

余有丁曰騫再為匈奴所得而竟以全歸卒起武帝紛紛征伐

茅坤曰騫既從大宛歸所指畫傍諸

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

遣騫索隱曰謂大宛發遣騫西也為發導驛抵康居索隱曰發導謂發驛

今人導引而至至康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正義曰抵至也居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曰此

大月氏在大宛西南於媯水北為王庭漢書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大月氏王已

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徐廣曰一云夫人为王夷狄亦或女主索隱

曰案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為王也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索隱

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而為之作君也正義曰既盡也大夏國在媯水南少寇志安

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

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索隱曰小顏以為要衣要領衣

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

於文字留歲餘還立南山正義曰立白浪反南山為疏者留歲餘還立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

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蔥嶺萬餘里故云立南山也西域傳云其

南山東出金城欲從羌中歸正義曰說文云羌西與漢南山屬焉欲從羌中歸方牧羊人也南方蠻

閩從中北方狄從大東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

于歿徐廣曰元朔三年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

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

夫堂邑父為奉使君索隱曰堂邑父之官號也騫為人彊力寬

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

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

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

國而下以次分別如掌

按息驚言大宛多善馬而漢家之財賦皆消耗于燉煌往復間矣及積數歲之勞所得馬僅數千匹亦奚貴其善且多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大宛列傳

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

陶酒多善馬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馬衆

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

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

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

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

扞罽于寘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法于寘三百里

又音殿漢紀謂荀悅所說漢紀拘音俱彌即罽也則拘彌與扞罽同是一名也于寘之西

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曰

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也正義曰漢書云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

三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

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泐澤一名鹽澤亦名輔日

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

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

行地下至蔥嶺山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

泐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泐澤即鹽澤也一

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寘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

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

師邑有城郭臨鹽澤正義曰二國名鹽澤去長安

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

接羌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隨畜與

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

註此語出西域傳

董份曰故舊也嘗臣服于匈奴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
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
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闐蘇也魏略

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羈屬康居也行國與康居

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

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

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秦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為人衆

秦為寶衆月氏為馬衆也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

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

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

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

居敦煌祁連間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

其州西南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

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

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正義曰地理志云安

息國京西萬一千二

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

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烏弋山離西條枝國臨

媯水上著以銀為錢如其王其俗土著耕田田稻
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

董份曰蓋乃北海者因去中國遠不能知大澤之名故臆斷云

千里最為大國。臨媽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

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索隱曰：漢書云：文獨

為王面。幕為夫人面。荀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

云：幕，錢背也。王亥。輒更錢。效王面。馬。畫革。旁行以

為書記。漢書音義曰：橫行為書記。○索隱曰：畫音

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

軒。正義曰：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

云：大秦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

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地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

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瑯玕。朱。丹青

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

皆青。水精為礎。五色水精為壁。人民多巧。能化銀

為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

舍以珊瑚為柱。琉璃為牆壁。水精為礎。島海中斯

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剥取其皮。績以為布。極細。手

巾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浣

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

參間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

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

績為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

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截海西。遇風

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宮室為重屋。

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

董份曰：西北少暑。濕故特著其異。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索隱曰：漢書作犁牛。續漢

書一名大秦。三國並臨西

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臨西海。暑

道。然漢使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枝者。臨西海。暑

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正義曰：漢書云：條支

出師子。犀牛。孔雀。大

會丁巳年

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師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鴉鷹身蹄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餘食大麥卵大如甕

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應劭曰眩相詐惑○正義曰類

云今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

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索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

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

上輿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為王母取食也○正義曰此弱水西王母既安

息長安者老傳聞而未嘗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

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

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濶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

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其

國之西山崑崙山弱水流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北山崑崙山南女國在于真國南二千七百里

于真去京凡九千六百里計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

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焉水南其俗土著有

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

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

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

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徐廣曰身或作鬻又作訖○索隱曰身音乾毒

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

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上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錫

鈿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

大宛列傳

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隨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脚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一名恒伽阿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駝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初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眾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名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騫曰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正義曰印都印山出實中或奇生可為杖布土蘆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正義曰大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

唐順之曰以上如
 騫盤以下如著騫
 大夏為孫事皆借
 騫言叙之
 茅坤曰此以下叙
 張騫通大夏西北
 諸國始末

按此太史公批
 別武帝主意可
 謂推見至隱矣

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

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如淳曰

或曰。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

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

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疆。可以賂遺。設利

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

曰。言重重九。遍譯語而致。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

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正義曰。犍其連反。犍

州南。一發間使四道。竝出出駝。出丹。出徙。徐廣曰

千餘里。索隱曰。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徙縣。○正出邛

棘。正義曰。棘蒲北反。徙在嘉州。邛今在益

千里。其北方閉氏。笮夷也。○索隱曰。韋昭云。笮縣

屬越。雋音胙。案南越破後。笮侯作笮都。為沈黎

郡。又有定笮縣。○正義曰。氏今成州。及武等州也。

笮。白狗羌也。皆在戎州西北也。南方閉雋。昆明。正義曰。雋州及南

州西。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

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徐

曰。一作城。○正義曰。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而

南。滇越。越雋。則通號。越細分而有雋。滇等名也。而

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

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

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

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

按以上敘騫通大夏。其坤曰。陡然入此。為打斷句。奴右贊。

博望。索隱曰。索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瀨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其苑亦取新義也。

按西城漢書作西邊是

按自審既失侯至道之他旁國一段與上六十既聞大死一段暗相應蓋前推武帝好大喜功之心故欣然以審言為然遣使四出後原張審失位快快遂致逢君之欲而拜中郎將君臣病根總來只一貪

字為累使貽國家無窮之戚如是太史公若隱而不發其意了

正義曰地理志 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竝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侯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索隱曰漢書為大月氏所殺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噉肉蜚其上徐廣曰亦作噉字○索隱曰噉音銜蜚亦飛字狼往乳

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

按此叙昆莫所
以不敢專約

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
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吏貪乃曰天
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
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
莫夫人烏孫國分主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
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
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
中子曰大祿彊善將眾將眾別居萬餘騎大祿兄
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歿久謂其
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
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

按以上叙張騫
通烏孫

楊慎曰鑿空平空
高險也唐地理志

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眾畔謀攻岑娶及昆莫
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
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眾分為三而其大總取羈
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
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真扞采
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
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
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眾
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
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於是
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空開空
通也騫開通西

開山洞置珍州鑿空文言之開洞質言之也

按此騫成以後事

按烏孫獻馬願得尚翁主如騫約也

王鑿曰此段錯綜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匈奴列傳

域道○索隱曰案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其後使往者皆稱

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意以

喻外國李奇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成後匈奴質信也

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

抵大宛大月氏相屬徐廣曰漢書作及若意義亦及也烏孫乃恐

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

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

云駟案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上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

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

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

日屬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

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

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

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

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

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

入朝於是置益州越雋牂牁牂牁山郡欲地接

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

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曰初郡謂越雋汶

皆叛而併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

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

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

按此傳屢書終莫能通竟莫能通而騫之欺妄帝之愚陋可樂見矣

大宛列傳

按此通前摠論
當時事情

董份曰武帝雖窮
武然善駕馭但聖
王待夷狄不如是
耳

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
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
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
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
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
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
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
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
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
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
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

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

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

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

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

甚徐廣曰恢一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

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

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

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

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

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

王恢數使徐廣曰為中郎將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

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

元封四年得車師王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門關在龍

勒界○索隱曰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

義曰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

北百一十八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

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漢書曰江烏孫王昆莫以

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

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

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

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

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

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

索隱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

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為今之吞刀

吐火植瓜種樹屠人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

截馬之術皆是也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

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

瓊曰漢使采取將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

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

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

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觥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

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

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觥

按古圖書即禹本紀按考要云爾雅曰河出崑崙虛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隅淮南子曰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朱子註離騷謂崑崙河水所出其山多玉石即崑崙山也按太史公極狀漢之富厚所以深聚之也

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
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
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
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畜不
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帀乃得
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馬宛左右以蒲陶為酒
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
嗜苜蓿漢使取其實求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
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
種蒲萄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
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買

余有丁曰進熟或
是進見而熟于天
子故得以進言若
老成者憚行役不
肯言矣註孰美之
說未必然也

茅坤曰墓寫漢代
宛處更精神
王維楨曰壯士車
令持金驅馬入貢
師城請究王馬樂
府少年行即此輩
也

按師古云砂磧
之中不生草木
水又鹹苦即今
燉煌西北惡磧
也教有敗言每

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
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使亡
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
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
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言曰宛有善

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
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

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
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正義曰孔文祥云鹽鹽澤

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
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
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記行人唯
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以其地道路惡人

自死亾也

按自此以下叙宛背漢

方言只言言本

卷二十三

作列舍音

畜即不約行會有人於積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亾蓋魑魅魍魎也

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之水草又且

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

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

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推金

馬而去如淳曰馬言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

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

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

不過三千人疆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

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甘王以定漢

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

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

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

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

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索隱曰哆音尺奢者反又尺者反是歲太初

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

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

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

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大破之所

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

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

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

茅坤曰漢武窮兵供狀

王維楨曰古樂府中塞上曲從軍樂并少年行皆漢曲也須本此事件方有原委

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下泥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浚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音灼曰易輕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本作駝以萬數多齎糧丘琴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

王維楨曰古樂府出塞入塞二曲入詞哀苦勇怯不同皆有所本若伐宛之役道遠乏食將吏又貪多侵牟往者六萬人入關僅萬人馬往三萬匹得入者止千余匹此安得不怨耶註凡上一本有七字

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穴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正義曰適音謫張晏云吏有罪一不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藉五父母有市藉六大父母有藉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也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二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

曾丁巳平本 卷三十三 大宛列傳 一七 參來官裁

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

茅坤曰漢武窮兵數年所得不過如此

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索隱曰昧蔡大宛將昧音末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

王維楨曰，宛已破，又使攻破郁成威，康居功成計遂此，從軍樂也。

王維楨曰，上邽騎士趙弟以少年能斬郁成王頭後論功封新時侯，此豪俠輩也。

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

董份曰：按郁成王祭已縛送，其斬之一士之力耳，非戰斬功而適得封侯，故明著之前，始成功最多，而止為大夫，祭身破，郁成亦不得封。

按師古云：以適過行者，免其所犯不叙功勞。

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眾。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迅也。奮行者，及以適過行者，雖俱有功，皆紕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過行者，雖俱有功，皆紕其勞。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

余有丁曰歷叙武師出師再及侵牟失亡得馬之數賞功之次則貳師功罪漢計失得不待言而自見矣茅坤曰暗寫漢不能以力定大宛處董份曰貳師惟立一昧蔡為功而宛復誅之漢又賂賜美刺自見

按禹本紀言即應前天子按古圖書

王應麟曰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何孟春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後儒曰如火把之譬蓋出此元人嘗窮河源矣殊不知本紀之所言者董份曰觀此云惡親所謂崑崙則前云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蓋譏之也但其詞微不易見耳

細其勞也。細抑退也。此本以適行故功勞不士卒足重。所以細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也。

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

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

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

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

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

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酒泉都尉。徐廣

本無置字。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為淵字。西至鹽水。往往

有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

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

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

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

謂崑崙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乎。

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索隱曰

惡音烏烏於何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

于真於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為

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

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

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於蔥嶺山。乃東經熊耳

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

閩。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及禹貢各

耳。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

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所迂濶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即信耳。而荀悅作放效失之矣。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枝西入天馬內向蔥嶺無塵鹽池息

浪曠哉絕域 往往亭障

黃震曰甚矣小人逢君之惡何甚也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嘗罷之矣張騫言可通大夏天子復欣然為之是窮民西南之禍不在漢武而在張騫然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領其後復使烏孫亦不得其要領間關萬里困苦終身騫果何利于此自是弃骨肉于萬里外以妻烏孫自是沒士馬于萬里外以取宛馬天下騷動耗費鉅萬萬騫又果何利于漢嗚呼甚矣小人逢君之惡者不可曉也又曰按太史公云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觀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嗚呼太史公之論善矣然後世展轉沿襲之妄又豈止太史公所關而已哉蓋自是有譯西域書為中國語者又因崑崙之說附會之為須彌山亦謂日月相避隱為光明而更加張大謂周須彌之山為世界者凡四日所至為晝而去之則為夜然天下安有是理哉若果如崑崙須彌之說則日月之避隱常相等齊安從而晝夜長短之分日月之避隱

常不相見安從而有時望交蝕之異日常滿月亦當常滿安從而月有虧盈進退之不同出沿山之東入循山之西其地皆遠當僅見日輪之隱約日之方中居山之腹其地獨近當尤見日輪之顯大今日之出沒皆見其紅而大日之方中獨見其淡而小何也豈近反見其小而遠反見其大耶日東循山而天下曉當以地里之遠近漸次而曉日西轉山而天下昏當以地里之遠近漸次而昏營之東日出以寅則幽之西當以午幽之西日沒以酉則營之東當在晝今地里不問遠近出沒皆以寅酉何也豈避隱不以漸行或晝夜不係日月耶夫日月東浮而西沈日行速而月行遲朔望有定寒暑無差交會剝蝕皆可預計吾儒曆法盡之矣彼為崑崙須彌之說者雖從西域來實皆譯之者附會中國非聖之書以張大之而不復計其事之實也余故因太史公斥崑崙之說而併及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 終 田中篤實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
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陳仁子曰游俠之名蓋起于後之世無道
德之士耳夫游者行也俠者持也輕生高
氣排難解紛較諸古者道德之士不動聲
色消天下之大變者相去固萬萬而君子
諒之亦曰其所遭者然耳律其所為雖未
必盡合於義然使當時而無斯人則袖手
於焚溺之衝者滔滔皆是亦何薄哉斯固
亦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也遷之傳此其
傳可以觀入材可以觀世變

董份曰史遷遭李陵之難交游莫救身坐
法困故感游俠之義其辭多激故班固譏
進奸雄此太史之過也然咨嗟慷慨
感歎宛轉其文曲至百代之絕矣
柯維騏曰荀悅謂世有三游德之賊也揚
雄謂游俠竊國靈者也太史公作傳豈誠

美其事哉。遷遭李陵之禍，平昔交游緘默自保，其視不愛其軀，烈士之厄困者何如其言曰：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蓋有激也。此與貨殖傳同意，班固不原此意，乃譏其進奸雄而崇勢利誤矣。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正義曰：言文之蔽小人，以僿謂細碎苛法亂政。而俠

以武犯禁，二者皆譏。正義曰：譏非言也。儒敝亂法，俠盛犯禁，二者皆非而學士

多稱於世者，故太史公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

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

秋。索隱曰：索春秋謂國史也。以言人臣有功名則見記於其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固無

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徐廣曰：仲尼弟子季次，未嘗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索隱曰：行

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

蓬戶。正義曰：莊子云：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蓬戶不

弦，褐衣蔬食，不厭歿而已。索隱曰：厭飽也。於艷反。四百餘年

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

阨困，既已存，凶死生矣。索隱曰：此是游俠本領。阨音厄。而不矜其能，羞伐

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

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

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望行

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

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

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

死力救之，所以傳

王鑿曰：此傳議論正而氣勢潤達。柯維騏曰：韓非宗法家故以儒與俠並譏云。

何良俊曰：此正是太史公憤激著書處。觀其言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世主功名俱著者為先，可謂而獨有取於布衣之俠，又以盧蒙井廩伊尹與俎俎說校案。呂尚賣食，夷吾百里，桎梏飯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見緩急人所時有，世有如此者，不有游

俠士出而濟之，使拘學抱咫尺之義者，雖累數百，何益於事。

董份曰：其稱獨行君子，蓋不苟合，則亦非退處士也。蓋故為抑揚發憤而作耳。

劉辰翁曰：韓非子刻薄欲制人心，術使心不得聘而獨取俠客之義，如其說雖與孤憤，其緩急者人之所時有也，更自諷然。其意本不取季次原憲等，蓋言其有何功業而志之。卷却借他說游俠之所為，有過之者而不見，稱特其語厚而意深也。

茅坤曰：太史公下腐時更死一人，出死力救之，所以傳

死力救之，所以傳

死力救之，所以傳

死力救之，所以傳

死力救之，所以傳

死力救之，所以傳

死力救之，所以傳

死力救之，所以傳

死力救之，所以傳

死力救之，所以傳

死力救之，所以傳

死力救之，所以傳

死力救之，所以傳

游俠傳卷之結胎

在此
董份曰太史公自
傷其發憤本意
至是盡顯矣
註知必一本作
必知

余有丁曰按此即
上文獨其利者為
有德意也索隱註
未明

倪思曰韓非子由
是以學士引次憲
為人所補太史公
只直謂游俠無游
不免類游俠無游
俠則如彼又謂次
憲與游俠止則彼
必有所同又非笑
學士拘于咫尺之
義可謂擯詘不遺

餘力亦若儒者之
於游俠然俯仰悲
慨得之身世之感
無不慘傷其意
楊慎曰延陵吳季
札也不必引延陵
生太史公作傳其
不名者必其顯著
者也或曰季札豈
游俠耶余曰太史
公作傳既重游俠
矣必援名人以尊
之若貨殖傳之援
子貢也子貢既入
貨殖季札獨不入
游俠乎故曰延陵
孟嘗春申平原信
陵之徒皆因王者
親屬籍上有上若
趙之延陵生不可
言王者親屬也
贈黃洪憲曰維序
旁引如曰有足多
曰非苟而已曰賢
豪曰曷可少曰是
為誰曰有足稱其

地言以言評材

修牙舒痛

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

有德索隱曰已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已故伯夷醜

周餓歿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跼躄暴戾

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曰以言

而受竊國者戾戾之門仁義存索隱曰言人臣委

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擬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

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

榮名哉索隱曰言拘學守義之上或抱咫尺纖微

榮寵也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

歿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

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

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曰

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

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

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

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

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

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

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

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索隱曰施莫不

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

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
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

曾丁巳平木 卷之三十四 游俠列傳 三 參來官載

所以取游俠者不
而足可謂婉曲

倪思曰既說鄉曲
之俠又問巷之俠
又匹夫之俠節節
不放過要見難之
又難以此直至掉
當世之文罔與暴
豪之徒反覆而愈
明

董份曰无財而能
俠見其益奇也

王世貞曰傳所
謂朱家郭解其人
感負氣豪餘聲定
以起海內乃不為
縣官出死力北滅

匈奴竟以俠敗于
固惜且恨之問太
尉得劇孟喜若降
敵固然不聞事定
後有所待豈吳得
之重益漢如孟
故自引晦或忌之
耶

楊循吉曰專著如
此冷語見孟益賢

索隱曰扞即捍也違扞當
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
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
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
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
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
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
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
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
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
不過輜牛徐廣曰音維駟案漢書音義曰小牛專
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

尊賢終身不見也索隱曰案季布為漢所購求朱

而出之及布尊賢終不見之亦高介載以廣柳車

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

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歿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

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

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

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

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

戲也六博之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歿自遠方送喪蓋

千乘及劇孟歿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子孟

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矚氏索隱曰矚音

曾丁巳巳平水 卷一百一十四 游俠列傳 四 參天官

所誅陳周庸索隱曰陳國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

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

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邾字穎川有邾

索隱曰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

國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為邾陝音如冉反

邾音紀洽反漢書作寒孺郭解軼人也索隱曰漢書云字翁伯善相人者許

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歾解為人短小

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曰以慨不快意身所

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索隱曰索剽攻

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

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

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索隱曰蘇林云既

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

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此上不使知也

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與人飲使之噉徐廣曰

反盡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音子亡

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

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

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

其賊徐廣曰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

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

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

唐順之曰一篇主意先提于此按師古云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

按自喜為俠即上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也董份曰雖與解而不隱惡

唐順之曰此上一段已了郭解下特詳其事耳

劉辰翁曰以誠自歸故去之若杯酒之過自不可至殺也其矯情好名若此

按此俠而容處按師古云邑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

按此俠而能弱

呂祖謙曰解果以
妙子有華堂或則
不問其人可也今
乃使人微知賊處
待其窘自歸地放
之則先操而後縱
之使恩威出於已
耳解果以居邑不
見敬是吾德不修
則不問其人可也
今乃問其姓名脫
其踐更則欲入知
其報怨以德之美
耳此二者外若犯
而不校推其用心
則于世要譽將俠
之大不善正在此
按師古云居間
為道地和輯之
而不見許也

按此俠而不伐

按漢書不重待
我字是

李德裕曰帝王
之言不在援引古
今以飾雅力惟在
簡而當理如布衣
權數語定使邪人
破膽

陳濟曰揚掾舉解
斷頭文殺其父與

地言以言言小
又應前以德報怨
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
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急至踐更
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有卒更有踐更有
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
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
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
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
索隱曰數音朔數頻也謂
頻免之也又音色王反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
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
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
具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
索隱曰謂屈
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
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

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

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索隱曰漢書作無

用吾言待我去令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

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

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

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

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索隱曰如淳云解多藏

志者知命者多持解故多持及徙豪富茂陵也

解家貧不中訾索隱曰案此言不滿二

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

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

曾丁巳平木

長二百二日

游俠列傳

參水官載

上書人尤奇少公
自殺固奇而客殺
儒生勸其舌尤奇
此所以為俠

凌約言曰傳中於
其居家及居關中
而各言其為人短
小不飲酒以見其
非強有力而使酒
者且非徒容貌動
人者也

按所過輒告言
輒暴之也

楊慎曰此籍少公
又奇出于風聞感
慨之義无此不名
俠傳

千餘萬軼人楊季王子為縣掾舉徒解解兄子斷

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

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為人短小不飲酒

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

殺之關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置其母家室夏

陽徐廣曰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身至臨晉正義

曰故城在同州馮翊正義曰故城在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

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

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

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軼有儒生侍

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

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

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

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

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

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徐廣

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

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雁門有鹵城

魯公孺魯姓也與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索隱

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義曰正

為俠而遂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索隱

曰蘇林云道猶方也如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

淳云京師四出道也

註公孺漢書作
翁孺

劉長翁曰在文帝
為黃明在公孫弘
為已甚吾嘗謂公
孫弘深刺此語其
一也
王常曰族郭解翁
伯必字之者惜之
也

註人上恐脫二之字
董份曰明游俠不與暴豪等類以應前語

羞上一本有所字

楊慎曰貌猶頂戴也今人猶云頂好名目即古人貌榮名之義貌音墨增趙恒曰不知郭解者以為魁梧奇偉人也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云云不足採者所謂人貌也然天下無賢不肖云云引以為名所謂榮名也言人貌無異而榮名為無窮也嗚呼惜哉為公孫弘義族解而發嘆

趙他羽公子索隱曰舊解以趙他與公子為人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顏

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倨籍籍有聲權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脫季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讎於更備哉翁伯人貌榮名

黃震曰朱家周人之急家無餘財而終身不自以為為德太史公慕焉郭解折節賑人入為解殺人解不知而公孫弘族解太史公尤為之痛惜愚謂朱家誠賢矣為人忘

已墨氏之弊而解之見殺則亦其平昔嗜殺所致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己孟子亦謂窮則獨善其身士亦何必務名譽出于尋常之外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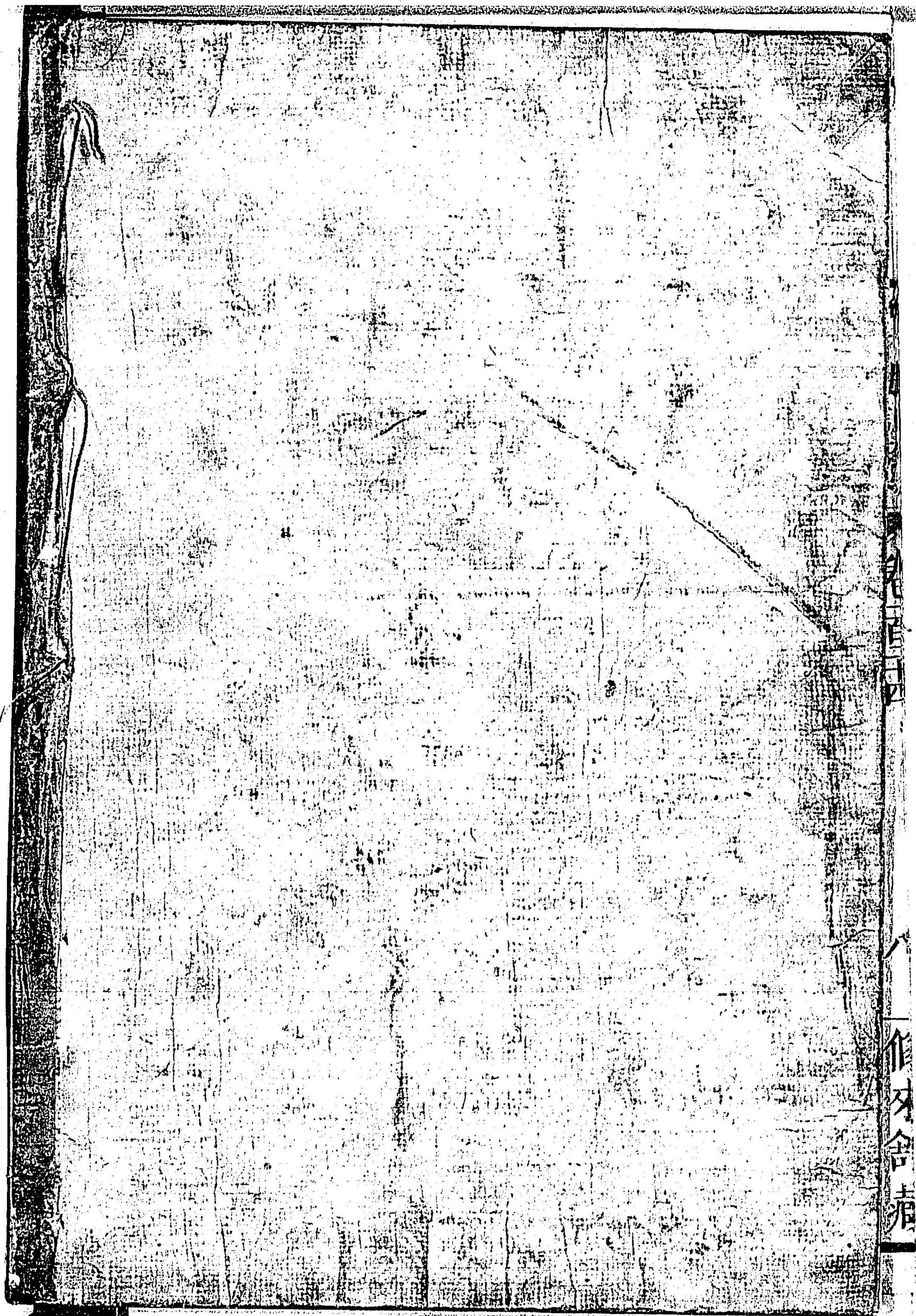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 終 田中篤實同校

曾子已平水 卷之二十四 游俠列傳 關父成

增言史記評林

卷一百四

八
修列舍痛



修外舍